

威廉·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杨 静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现实使得人类不得不反省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呼唤新型的生态伦理范式的建构,而威廉·华兹华斯的作品正闪现出生态伦理智慧的光芒。从当代生态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批判、人类的生态责任诸方面切入,对威廉·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究,指出其思想具有超越其时代的远见,在生态危机重重的今天,对于社会良性生态伦理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 生态伦理;华兹华斯;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责任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0)04-0120-04

近年来,随着生态困境的频现,生态思潮日益波澜壮阔,英国及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威廉·华兹华斯的生态意识及其对现代生态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贡献被逐渐认识并受到肯定,但遗憾的是对华兹华斯生态观的理解与研究却多流于文学表面,缺乏从生态伦理学范式的角度对其生态前瞻性以及维系其诗学理念内在统一和逻辑性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剖析与探究。本文拟从当代生态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人类的生态责任等层面切入,从生态伦理建构的角度探究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以期对今天社会良性生态伦理建构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生态危机呼唤生态伦理思想建构

人类社会步入二十一世纪,物质文明取得极大发展,但同时人类对自己唯一的家园——地球却也负债累累。工业化进程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的生存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面对生态困境,人们不得不反省“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1]。

什么是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人类的发展是否一定要以自然的毁灭作为代价?自然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西方传统的伦理学给予了人们错误的指导,“它从未考虑过人类主体之外的事物的价值。它在强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的

分割时,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科学和伦理学。在这一框架下,人成为唯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种;他只需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待其他事物。这种伦理观念鼓励了一种对自然不加约束的行为,是造成人对自然界的掠夺,形成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2]199}。

生态危机呼唤着一种新的伦理思想的建构。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武斯特^[3]在其《自然财富》(The Wealth of Nature)中所述:“今天,我们正面临生态危机,不是生态系统作用的结果,而是我们的伦理系统作用的结果。为了尽可能地度过危机,要求我们准确地认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而且要求我们认识那些伦理系统并运用这种认识去变革伦理系统。”

倘若我们打算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唤醒潜藏在内心深层的自我意识,构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用道德甚至法律的力量来维护它。显然,这种新的伦理范式必须基于生态规律,吸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成果,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并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革命性地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出挑战,把道德义务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伦理范式即生态伦理学范式。

二、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

华兹华斯一生隐居英国中西部湖区的自然山水

收稿日期:2010-01-29

作者简介:杨 静(1973-),女,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与英美文学。E-mail:yjwhut@hotmail.com

中长达五十几年,他以朴素清新、自然流畅的文笔热忱地讴歌大自然,创作了大量歌咏自然的作品,被称为“大自然的诗人”。而今在生态危机重重的现实语境下,在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过程中,重读华兹华斯的作品,发现这位“大自然的诗人”追求精神生态,肯定自然的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批判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及精神生态的摧残和损害,呼唤人类担负起生态责任,其理念折射出当代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奕奕光芒,其生态伦理智慧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被后世社会发展所证实的远见,对于当今社会建构良性生态伦理范式不乏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1. 自然的价值

欧洲人对自然的理解往往是多种涵义的,就其根本意义来讲,自然是为人类发展提供必要物质资料的场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征服与服务的关系。另外,出于宗教的情怀,在他们眼中自然的样式也是神的安排,自然之中无不体现着神性。而在华兹华斯眼中,自然既不是超验的,也不是泛神论的,而是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精神之所。

华兹华斯在诗作中描述了大量的自然美景:《早春笔笔》中大地回春时的百鸟争鸣、百花斗艳,《威斯敏斯特桥上》清晨的宁静、太阳的华美初照,《太阳早已下山》中皎洁的月光,《廷腾寺》旁的流泉瀑布、丛林果园。如果说对自然美景的描述只是生态学描述,显然美景诱发诗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山中有欢愉,泉中有生趣”^{[4]98},大自然的美丽使诗人欢欣鼓舞。明月艳阳、山川河流、花木鸟虫都是欢乐的触发剂,即便是在孤独忧伤时,美丽的自然也予人安慰和喜悦。

美是生态伦理学的基础。美不是一个可推论出伦理标准的范畴,但是人类对美的直觉产生了能激起伦理行为的某种关系。伦理学家斯蒂文森认为:生态学描述和伦理学的规定之间是能够通融转换的,其中情感是关键的转换器^[5]。自然美景带来的强烈的情感为诗人的生态伦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诗人诗中所述,“生命力散发出天然智慧,欢愉显示出真理”^{[4]215}。大自然所带来的快乐情感使诗人认识到了真理——自然的伟大价值,它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工具价值,也不仅只停留在审美的层面。华兹华斯认为自然是“最纯真信念的牢固依托,……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4]129}。自然界支撑着一切生命,它丰富多彩,生

生不息,给人希望,净化人类的情感和思想。

2. 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当我们考察人类作为生物的自然性时,我们会发现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有着共同的特征、相似的进化过程并与它们共有一个生态环境。如生态伦理学者泰勒所说,“人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个要素,因此人类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与其他物种的地位是一样的”^[6]。只关注人类一个物种福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肤浅片面的,每一个物种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平等的道德权利,应当同样得到道德关怀。重读华兹华斯的作品,会发现诗人早已建构了基于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道德准则,深深悲哀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伤害。

《鹿跳泉》集中体现了华兹华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在爵士的疯狂追赶下,美丽的公鹿走投无路纵身跳下山崖,死在清泉边。爵士并不同情公鹿的死亡,为了炫耀反而在鹿死的地方修造华屋继续作乐。肆意改造自然最后带来可怕的灾难,鹿跳泉一带变成最荒凉的地方。在诗人看来,鹿的痛苦是一个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问题。“如果一个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它们有理由和人类一样获得道德权利,也拥有人类应予关心的权益”^[7]。诗人呼吁:“我们的欢情豪兴里,万万不可/驕入任何微贱生灵的不幸”^{[4]124}。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兹华斯批判了认为只有人类关系才涉及道德范畴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更预期了20世纪末深层生态伦理学理论的许多重要思想,尤其是今天的“动物权利”思想。诗人描述公鹿死后自然彻底异化则体现出自然界持续生存的权利遭受破坏之后其对所受侵犯的挑战,暗示了大自然的权力。从这个意义来讲,诗人的道德境界又已超越了动物福利这一层次,他肯定自然的权力与利益,并暗示生命是同时并存、相互依赖的,大自然的稳定和生机取决于生命形态的丰富,而不取决于是否有一种物种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和统治其他物种。因此,《鹿跳泉》的故事实际上体现了华兹华斯的道德准则:敬畏生命,尊重自然,而这正是当代生态伦理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3. 工业文明批判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工商业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人类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凭借着新生的科技力量无所顾忌地进行着破坏性和掠夺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情的机械文明使

人们丧失了固有的悠闲生活与美好的本能,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原本和谐共存的关系被破坏,最下层的劳动者生活艰辛。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描述《塌毁的茅舍》《西蒙·李》《女游民》的悲惨命运,农夫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最后一头羊》。这些作品直接表达着诗人对工业文明和人类无尽贪欲伤害自然以至伤害人类自己的不满与悲哀。

同时,华兹华斯也批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活导致人的身心疲惫和精神枯萎。华兹华斯这样描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英格兰成了“死水污池”^{[4]190},“自然之美和典籍已无人赞赏”^{[4]189},“淳风尽废,美德沦亡”^{[4]189}。“我们在人类的愚昧与罪恶中耽搁已久,被迫观看那些悲苦的情景,……哀伤、失望、恼人的杂思、混淆的是非、衰竭的热情、最后是尽失希望的本身以及希望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折磨着我的内心!”^[8]。在他看来,人类是如此冥顽不灵,不能吸取大自然的教益,不敬畏自然。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人类歧视、侵犯大自然及与人类相互依存的自然界的生灵,这是可悲的人类自身的道德精神的堕落。

4. 生态责任呼唤

生态责任即人类对自然整体的责任,也就是人类应该怎样对待自然,它是人类基于对生态规律及生态知识的了解与认同而衍发的。在从对生态学描述的理解到对伦理学规定的认同与执行的转换过程中,情感促使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使人领会在自然生态规律中蕴含着的人类责任。显然,自然的美好带来的欢愉情感及工业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伤害自然而带来的悲哀促使华兹华斯感悟到了人类的责任,诗人以众多作品抨击自然与人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呼吁人类承担生态责任。

在《责任颂》中,华兹华斯强调责任的重要性:责任是“指路的明灯”^{[4]224},“防范或惩罚过错的荆条”^{[4]224}。只有责任“律令威严”^{[4]224},能够“伸张了正气”^{[4]224}、“叫世间昧昧众生终止无谓的争斗”^{[4]224}。诗人请求责任女神赐予人类“自我牺牲的意志”^{[4]226},使人类“谦恭而又明智”^{[4]226},呼吁人类“竭力尽心,将你(自然)侍奉”^{[4]225}。华兹华斯呼唤人类承担责任,保护、回馈自然,在《泉水》中,诗人指出对于大自然千万不要“做无谓的争斗”^{[9]114};在《劝诫》中他又告诫人们:不要从“大自然的书上把这珍贵之页撕下”^{[9]255},因为“凡现在使你着迷的一切,从你插手的日子起就消失”^{[9]255}。为了保护和回馈自然,诗人也呼唤物质生活简单化,他赞美简朴的生

活,反对过度的物质欲望。在《伦敦,1802年》中,诗人就抨击简朴生活、高尚思想和心灵的平和等在当时都消失了,而“侵吞掠夺,贪婪,挥霍无度”^{[4]189}成了“崇奉的偶像”^{[4]189}。诗人呼吁遵从自然,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限度内,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正是当代生态伦理学家们认为人类应尽的生态责任。

“生态伦理思想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目的是使之和谐统一”^[10]。因此人类最高的生态责任是守护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最终吁请。华兹华斯在许多作品中赞颂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勾画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在《两个懒散牧童——地牢峡瀑布》中,少年在山岩下的草地上、阳光里,欢快地吹奏着风笛,山中的鹿角草和狗尾草装点着他们的帽子,林中的鸟儿不停地高歌,千万只出生不久的小羊都在山坡上。诗人推崇这世间最为安详的理想美景:自然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人类和其他生命共存于这个呈现着美丽、稳定与完整的生命共同体。甚至在诗人看来,人类也完全可以如同《序曲》第五卷中温德尔湖畔的小男孩一般,与大自然神交;或者象住在鸽子泉边人迹罕至地方的姑娘露西,摆脱尘世纷扰、摒弃社会赞许需要,直至生命停息,“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4]94}。显然诗人认为:当人真正融入自然之后,人的灵魂就永驻天地之间,无论他的肉体是否存在,人都将永远与自然朝夕相伴。而这正是人类回归自然的最高境界,也履行了人类最高的生态责任。

三、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类历史常常不是线性发展的,必须殷殷回首,以捡拾不该遗落的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生存经验,使前行之路少一些误区。探究威廉·华兹华斯作品中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发现诗人追求精神生态、反对人类肆意掠夺自然,呼唤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他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对自然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社会发展与人类的责任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些解释验证了他超越其时代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今人类社会良性生态伦理范式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聆听他穿越时代的生态伦理呼唤,折服于其伟大远见,更体会到人类不可推卸的生态

责任。

也许正如勃兰兑斯^[11]所述,“华兹华斯的真正出发点,是认为城市生活及其烦嚣已经使人忘却自然,人也因此受到惩罚;无尽无休的社会交往消磨了人的精力和才能,损害了人心感受淳朴印象的敏感性”。那么,何不跟从诗人的呼吁:“起来!朋友,且开颜欢笑,/凭什么自寻烦恼?/依山的斜日渐渐西垂,/傍晚金黄的光焰,/把清新爽目的霞彩柔辉,/洒遍青碧的田园。/啃书本——无穷无尽的忧烦,/听红雀唱的多美!/到林间来听吧,我敢断言:/这歌声饱含智慧。”^{[4]214}

仔细倾听大自然这首最美好的诗歌,认识它赋予的智慧与真理;感受自然对人的美好影响,从自然的领悟中学习,与之同生共荣,最大限度地做到和谐相处;放弃以人类的意愿作为惟一判断标准,放弃以先进的科技文明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赋予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的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勇敢地承担对于自然的责任,避免犯更多更可怕的错误,这可能就是诗人希望给予人类生态伦理建构的启示。作为自然之子,我们也必须全面认识自然的价值,努力去认识自然规律、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内在规律作为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根本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将道德范畴涵盖一切自然物的生态伦理的新范式,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

人——自然——社会这个动态三维坐标上,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BATE J. The song of the earth[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

[2] 雷毅. 生态伦理学[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3] WORSTER D.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7.

[4] [英]威廉·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诗选[M]. 杨德豫,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5] [美]查尔斯·斯蒂文森. 伦理学与语言[M]. 姚新中, 秦志华,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59.

[6] TAYLOR P W.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1.

[7] 洪流. 从《鹿跳泉》看华兹华斯的生态主义思想[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3): 109-111.

[8] [英]威廉·华兹华斯. 序曲, 或一个诗人心灵的成长[M]. 丁宏为, 林燕, 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320.

[9] [英]威廉·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 黄果析,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10] 曾建平. 自然之思: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93.

[11] [丹麦]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 英国的自然主义[M]. 徐式谷, 江枫, 张自谋,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9.

Exploration on William Wordsworth's Ecological Ethics Thoughts

YANG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Facing the unbalanced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people have to detect the root of ecological crises and cal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while in William Wordsworth's works, the wisdom of ecological ethics sparkl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value of nature, anthropocentrism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riticism and human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William Wordsworth's ecological ethics thoughts are explored in detail. At las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Wordsworth's ecological ethics thoughts hold the foresight transcending his time and have much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mean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especially under the modern context of ecological crises.

Key words ecological ethics; William Wordsworth; nature;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责任编辑: 刘少雷)